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目錄卷之六十七

江西吉安府五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六十七

江西吉安府五

徐穆

徐穆字舜和吉水縣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秩滿遷侍讀與修歷代通鑑纂要宋元論斷多出其手同考會試者再得倫文叙董玘皆爲榜首及其他名士尤多人服其藻鑑 上即位命克正使頒朔于朝鮮及境馹告國王迎詔不郊迎不道踞穆援古證今反覆折辯卒能以禮屈之王屢遣陪臣代質疑義剖析不遺凡所饋獻悉拒弗納國人皆歎服

與修　孝廟實錄克經筵講官劉瑾專政托擴克政務名調諸翰林爲部屬穆時以丁憂去猶不免擬爲南京禮部員外服除改兵部未至任瑾敗復爲侍讀比内閣以翰林春坊多闕員疏其資望深者陞補穆名在疏中特進侍讀學士踰日遽卒穆才性明敏下筆千百言若不經意者愽通經子史於凡國朝故實兵民利病以及四方地理險易俗尚薄厚歷歷如指諸掌毎稠人廣坐中議論英發略無諱避穆素所自負蓋欲一試以就功業年僅四十有四而卒人皆惜之

羅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歷官南國子司業此缺懸而不補者七十年監規積弛士多放逸每遇差撥爭論紛如欽順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謗交集終亦安之六館肅如繼轉吏部侍郎攝篆不動聲色别白忠邪條上之咸當人心有寅緣内監以求進者奏論其交通害政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之嘉靖年都御史席公自湖廣馳疏請起遯庵楊公總制三邊吏兵二部議如所請順日

遂庵舊相即起必以禮辭往返須數月今邊報孔亟
李亞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繫恐宜三思遂庵由是
不果起嘗語所親曰遂庵素知予予尊仰之但入京
踰年物論藉藉今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以忠于
知己耳尋改吏部尚書致仕家居二紀足跡不履城
市惟己丑秋視季弟西野公病及喪葬纔一再出不
下樓數載以終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向宦兩都時留
冢子視家訓飭相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
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
未嘗通書故舊瀕行訓之曰前程分定惟安義命便

是比授官有欲圖南以便音問者乞一達相知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乎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作行誨授之諄諄於忠信篤敬之說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每以是致嚴云

歐陽德

歐陽德泰和人字庋弘粹孳孳講學務以眞知實踐爲主接引後進如恐不及其才具敏贍施於有政卒當事理恊人情措畫所及即可傳之永久官禮部尚書當議建儲二王婚禮雖特上章忤　上意　上察其持正卒優容之没後謚文莊

陳鳳梧

陳鳳梧字文鳴號靜齋泰和人生五歲父東菴命就社師所卽能勤勉同社生祀先聖卽取古聖賢列名號祀之弘治乙卯二十一鄉試中式丙辰登進士選入翰林戊午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淸寧宮災應詔言時政壬戌陞浙江司員外郞癸亥奉命江南審錄重囚多所平反初巡按御史誤決要囚部擬梧往勘孝皇遣中官問內閣輔臣曰員外能勘御史事否輔臣曰須員外有風力者梧以囚當死特失候命耳今旣遷官宜從給錄法　上允之梧嘗曰仕優則學必

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可及考一時主事王守仁湛若
鄭某皆名士也講學論文或至分夜當時或稱西翰
林云九月陞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仰體勅諭一以
崇正學廸正道爲己任推衍聖制爲十八條目爲三
十一條刻行郡縣爲諸生規品士維公一字一句必
加評品曰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人可受不明即
士子屈負恨矣日四生更迭在門諸生來參兩生引
至堂唱者某處生某人以某事見曰非特尊崇師道
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督學政撫按不得預試
事制也巡按多侵越梧曰是尊御史不尊 朝廷如

職守何初湖廣當試期梧預白之巡按巡按達大體
者李天賦從之後至山西則巡按巳檄下二司矣梧
自度不可以言語爭乃具疏兼程上聞　上報曰如
制巡按乃不試初湖廣時湯巡撫送黜退生且欲復
廩翁巡按送民生十數入學梧皆黜革之守武當者
韋太監故司禮監也又正德時故事二司皆坐旁席
梧謁韋府門中扃梧報曰開中門則入否則投刺回
及入據正席韋前席辛未擢湖廣右叅政壬申聞母
韋訃抵家哭幾絕初邑城新築有喪者率入城梧曰
制喪不入城吾導靈輀入非易簣意也豈葬之以禮

服闋擢山西按察使丙子廷議起都御史王雲鳳整理鹽法薦名賢七人代而梧預焉王篤道莊肅少與可俯視一世者也乃推讓梧五月聞父東菴訃戊寅服闋己卯補河南按察使辛巳谷閣大用逆巳世廟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入黨之梟素擅權驕貴視公卿如僕隸副使王綖出謁人曰谷素尊大當長跪士守道士也曰君子寧身被窘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大用果怒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懼議接見禮梧曰三司方面無跪人禮在禮當留茶詰衆皆默默梧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彼雖恃勢亦不能

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禮　皇上初
登寶位上疏言時務陞山東左布政使一切銀兩付
之右布政陳奎凡收支秤扣分毫不經手曰士之清
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男羣亦不可入陞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東朝廷上　章聖皇太后尊號覃恩進
階通議大夫初梧以山東差役繁重民流田蕪比之
他省爲甚凡事務從節省安靜不擾其大者奏聞臨
清倉夫級管倉內官剝削需索且拘留數年不得脫
應是役者往往傾家甚怨苦之梧奏徵銀募役年終
更替官馬之養死補備驢馬戶至賣子鬻產不能償

梧亦因事奏令每馬徵銀二十兩解太僕寺買馬補
伍政南京都察院攝院事八月上丁祭先師故事五
品官前一日常服至文廟四拜禮回梧檄各官祭服
陪祀先赴監察御史報名以爲常政南吏部侍郎遷
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巡撫應天十一府地方時寧國
府宣寧五縣愚民相率擾亂凌辱官府據守城門內
外不通蓋高淳縣原養官馬五百匹而淳民日困腴
田多爲宣城五縣富民買去淳民屢奏貧困賣田狀
先撫臣議覆撥淳馬五百匹泒宣城五縣本均平法
當時有司處之失當故致變報至人心惶惑然是時

符驗關防書吏俱未至梧從權諭撫令各解散保身家養馬事別議處分五縣民即時聽命乃會南太僕及應天巡按共議馬匹仍淳民領養以淳之驛傳銀改派五縣奏下如擬而淳及五縣民心俱服以疾乞休不允辭蘇松等處稅糧甲天下逋欠者多大家梧下令曰租五十石不納者各戶自解人畏自解爭完報於是大家率然主守民多侵欺轉販重坐至破家不革梧檄府傑三四起差官督解而侵欺之弊絕再疏乞休　上温旨勉留以顯貴不悅論罷抵家閉門掃䡟不輕接謁進修著述無斁時日辛丑年六十七

卒贈工部尚書所著有修辭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古易靜齋奏議學以聖賢爲師範不屑屑詞藝整菴羅欽順曰公手不停披集解六經多至百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爲苟同近世異言滿耳離眞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分一席寓一榻於斯以日聞公之緒論而弗迷其所向又非幸歟

鄒賢

鄒賢字恢才安福人業春秋以經術著主師席嘗病學者或務新奇或勦陳說不得聖人作經之意迺與諸生論辨窮極根本發其大義及諸言行而履之甚

確曰此吾夫子正人心之書舍忠信而可以苟讀者未之有也諸生翕然信服莆田黃視學政與諸生講析理學雅知賢一日謂曰孔子與顏子語終日而論語止二章惜也對曰問仁者天德也問爲邦者王道也此內聖王外之學聖人之蘊盡是矣黃矍然稱善弘治乙卯領鄉薦丙辰舉進士奉命修大臣禮于閩已未授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其讞獄多忠厚惻怛之意有勳貴子干法賢怒杖之其人號曰獨不念我先人乎曰吾以爾爲不念先人也若能念之固善爾先人以法定國是而爾乃顛覆使其有鬼爾尚得食粟

乎民張姓者死無後其婿托言有遺命使後之族人
訟于官官之長主婿而賢主族人退復爭以手書發
明神不歆非族之義甚辯乃卒從賢壬戌應詔上疏
條陳六事其三事曰近見內外問刑衙門凡遇本夫
拘執姦夫姦婦而毆殺者比依罪人巳就拘執而殺
者處絞夫本夫之殺之者義也雖巳拘執而擅殺之
然其情亦可矜也合無今後比依夜無故入人家巳
就拘執而擅殺至死者律庶幾情罪恊中而刑可爲
勸大臣議是著于令　太皇太后之喪　先皇帝未
忍盡從吉仍宮中衰絰終三年制賢疏乞定爲典禮

傳示萬世以洗易月之陋又言文廟從祀之禮如顏子曾子子思子乃先父食爲未安乞推今日不忍之心別議廟制乙丑又應詔條陳憲綱律例七事其二事時估鈔法之弊曰律五刑贖罪各贖銅錢若干貫是國初兼以銅錢估貫而非專以鈔估貫明矣後來鈔輕而錢猶舊宜斟酌錢鈔輕重之中以估貫定罪令止因鈔輕而錢亦爲之紛更往時估鈔千文爲貫今則千文估八十貫矣往時監守盜錢千文止杖八十今盜錢五百文者遂得斬罪往時常人盜錢千文止杖七十今盜錢千文遂得絞罪矣何輕重懸隔如

是耶夫法不在密而在適中今監守盜銀五錢亦斬
盜五十兩亦斬常人盜銀一兩亦絞盜一百兩亦絞
果刑當罪罪當刑乎此徒傷民命而不足以懼衆也
乞會議將錢鈔相兼估貫庶不失立法之本意皆不
果行丁卯繼丁家艱庚午服闋授福建按察司僉事
專理汀漳軍務時逆瑾竊柄責方面官入幣以辭公
謀于所知曰吾平日攻苦食淡有目不見權貴今歸
即歸耳安能爲衣食俛首乎竟不往至則減里甲供
應之煩重官軍擾民之法偶病風痺乞致仕居家敦
孝友始學時會家有區長役勞費百出曰是不可以

戚吾父廼往代役趨伏公庭以經紀賦事夜則篝燈讀書既仕遂推田業畀二弟質贇顧其季貴方學誘誨尤勤父母老且病不能就養乃節縮常費悉寓歸以供井旨命家人躬饋得絹歲遺以爲衣前後遭內外艱喪葬祭一據于禮置先祠祭田四百餘畝春秋祭享必躬奠獻不肯以疾止

劉玉

劉玉字咸栗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爲輝縣令力拯凋弊歲饑請賑不待報發粟巳而郡官閔廪民恐爲玉累爭先歸粟墾田勸耕奏蠲虛稅民復業者累千

詞召爲御史輝人爲立生祠因天變陳六事曰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厲庶官擇內侍攘外夷　武宗嘉之王復疏劉瑾等八黨扇奸宜寘之法而顧命大臣劉健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尋詔逐黨人遂罷歸復搆誣輸粟者三凡四百餘石旋逮下詔獄凡四月始免還瑾誅起爲河南督學僉事轉福建副使督學如故敎本黜浮表揚靖難之節招降山海之寇召爲大理少卿所讞疑獄以畢幼引盜刼尊應從重論得俞古著爲令已卯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防聞寧藩變傳檄致詞以舟師往援安慶及宸濠就擒嘉靖

改元召入以平濠功陞右副都御史尋擢刑部侍郎大獄事起下詔獄罷歸卒于家學一主於誠常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廉潔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庇風雨尤精於天文地理兵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本末隆慶初詔贈刑部尚書謚端毅

劉禔

劉禔字持美吉安人弘治辛酉舉江西春秋第一正德辛未第進士試政天官卿時盜起淄青歷河洛淮泗民嗸嗸無寧居冢宰石淙楊發策諸進士禔持條

六事其一欲徙淮陽總漕行臺于彭城以殿南北之衝楊批策曰是契吾懷蓋點以經濟器之會給事中闕員遂奏補兵科踰月以才幹分守安定門壬申遂奉詔按獄嶺南初獄起時相賊殺百餘人根株勘報經數載弗決言者乞簡風力近臣復覈之衆率踧踖而禔獨毅然不自避或危之曰吾奉天子命以櫛垢剔蠹憲程具可覆是紛紛者誰能恤之竟讞其實以聞卒年四十有三

羅循

羅循字遵善吉水人洪先父爲人魁碩廣頟巨目隆

準方頎美鬚髯長尺餘吐聲如鐘性剛嚴慷慨急于義而厭猥屑十四五為文章即有繩準長老輩見而竒之於是長史李勳許妻以女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三人巳未登進士第觀政刑部諸進士登第者率假貸飾僕馬服舍循布袍蔬食不異平日是時尚書閔珪侍郎白昂皆精法家令諸進士試閱獄日幾狀循時時持刑書就長人問所疑有所註誤一一取長官可否閱狀巳即又代閱諸進士狀巳而代長官署獄事莫不當法遂以刑名聞于時辛酉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主京城内外獄訟號繁冗部決無

滯丁父憂歸起服補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州洪故事役夫輓上供及漕索漕舟羡米而民舟則予募錢官爲衰分償墨者因減其算甚則指他費盡沒入之諸舟爭道日起訟循至首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民舟先後次步下入所募數役自甲乙持籌往已事受錢于舟還籌而休終則復始官府晏然常以暇日治隄防水植木其上以固之役夫往來不知道署代歸轉武庫主事循謁許冢宰襄毅進謂曰爾知所以得此乎汝能絶外交故以媿競進者已署車駕員外郎巡視皇城時逆瑾當權　武皇帝好微行

中官義子出入禁內循故虞其變每夜偵伺防守嚴
門析堠鉦嘗立馬風雪中鬚冰結衣領上不敢懈陞
員外郎署武選郎中璡私人多在武衛武衛陞罷必
關白始行弘治間有已革乳母官三百人援璡求復
循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爲内降非制名器宜惜議
出劉大夏不可輕改且恐啟倖門屢歲給奏竟寢會
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指揮張某等二十餘人爲璡
爪牙循罷其管事尚書王敞以副入告璡大怒罵曰
汝老悖獨不知張某等可用耶敞曰郎中輩爲之敞
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安用尚書爲敞請曰

幸無怒即更奏矣敞歸召循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輩受辱萬一召禍汝獨得免乎即濡筆皴奏循走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但示姓名足矣敞不得已以別楮書二十餘人投循循退召書吏數十人將別爲奏上時瑾氣燄傾中外稍違意即置之死循分必就逮其存初奏與所書別楮冀自明也後四日瑾敗敞拂賭入部口囁囁向循索初奏上之以脫已且曰謝爾早見不令毀奏也瑾旣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多循是時天下被瑾害盜賊蠭起松江爲甚有　詔選賢守令要害地以弭亂楊文襄爲冢宰故知循乃爲

屈常調擢鎭江府知府鎭江當饑饉凋敝之後循歎曰是尚可以應緩急乎爲之去奸胥縮浮費捐官州清夙弊積贖金甃垣壁備弓弩明年巨寇劉上等自南京流入境鎭江郭外居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守循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嬰空城也乃斧扃鑰納之迨夜乃止復多爲旗幟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爲疑兵循自乘城鳴枹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銚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遥望不敢逼未幾　朝廷遣四將軍將北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至凡軍行芻糧器

仗舟艦馱馬物賞費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循日初出仗謁諸司致供餼受命令日昃始徧出則促辦諸費不就寢者四十餘日鬚髮爲白已而狼山奏捷上功賜大紅衣一襲復以才堪保障調淮安前守劉訔辱于寇而諸縣殘破尤甚循以寛厚休養之始錄囚縱釋九十餘人訟者令持詞往逮至則自相引證情服則薄遣毀其詞以去于是獄無縶繫御史驟見疑之比久以爲庶幾囹圄空虛之效上治行諸郡第一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勑整飭徐州淮陽等處兵備徐州既習循行事令下不嚴而肅時宸濠

懷不軌浙西間私販橫行循以南北咽喉不可無堅
城壯軍遏其衝乃跡境內諸盜而授將士方略往必
擒所得衣糧錢帛甚衆則爲召募武士凡射穿札力
舉重及超乘拔距者悉得應募旣與歲給而旬日輒
再閱試試有重賞於是遠近聞者莫不景赴久之得
武士數百人一可當百會河決西岸城有圮者乃益
發其瑕[illegible]召爲塾而崇厚其墉乙亥以繼母憂歸
比去積[illegible]錢五千六百有奇布帛雜物稱是
旣歸而代者[illegible]私囊於是武士皆解散去起服補
嵠雲兵備嵠雲去京師百里餘　武皇帝出遊日至

其地兵備官被戎服擁櫜鞬伏迎界上有所幸即令
前導趣馬行且跛曳中官益馳驟相逼或以馬箠敲
朴爲戲必入賄中官乞憐乃復騎而其地去古北口
邊五十里中官監軍事者肆武斷股削士卒士卒困
甚有警猝不可用循聞之歎曰此皆非所堪也今顧
得之其命矣夫雖然吾以憲臣奉 璽書行事不出
尺寸力何以報 天子即日就道是時鎭守太監張
信驕横嘗客請勅得節制兵備官聞循氣岸不相下
必不利已乃入疏以兵備官爲冗員請省之撫巡臺
臣爭不能得循上官止一日而報者至遂促裝不復

待次吏部棄官歸寓縣城終歲杜門以詩書課子巳又還鄉之故居日與田夫野老談耕牧事鄉人見者笑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也耶循應曰我固農人不知憲副者誰也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檄且至循曰吾老矣譬之枝舟巳有定步又向風波行耶引疾力辭巳丑長子洪先舉進士及第第一人爲書以戒曰吾無厚德遺汝汝徼祖宗餘惠蒙　天子厚恩何以自處今而後勉爲完人以圖稱塞始以進士試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奏下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爲中人養子事以賄成有相

告者循不對其後當遷員外郎而競進者又攘之諸曹不能平嗾循曰君自明循曰彼之進必以賢也主事年久且爲員外郎何汲汲耶于是時論鄙二人而益多循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爛褐同舍唐君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循訪之比入坐唐故戲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循目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褐相辨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唐醉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循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始如白河嘗從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循

佯若不諭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畱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比舉鄉試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畱也強入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循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魘語起問之巳爲鬼物所侵返視戶戶固扃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此二事較之曾男希文何所軒輊

曾　直

曾直字叔温號三符吉水人弘治壬戌進士平生剛介寡合遇事直前不知畏忌勢軋利涗寧死弗移當

進士奉使歸日持律就叔父憲使昻講說疑義假獄
詞斷議如爲諸生除縣未上鄞諸椽晋京者百七十
人率早禮問所宜行諸椽感其義人投所知滿數篋
直擇可信者出入袖中至鄞有所行罷動中幽隱闇
瑾煽虐民多爲盜瑾舉連坐無辜者踵擊於道新城
去京城甚邇直上盜狀多以野處爲戒瑾遣二校實
之直曰士廣人稀始便爲盜何更實爲二校不能迫
張銳者主東廠大閹也其私人馬宗以指揮違法當
罷銳百計求免不聽且數詈銳銳怒甚代奏誣直入
罪不審下法司久乃得釋爲大理慶陽伯有甥張杜

驕橫毆人毋死爲東廠錦衣衛所覺既伏辜法司以賕移獄坐其子朝議謂廠衛乃　天子私人不可偏聽致輕法司直言當計是非不當有所向背　上先後遣人偵知之大怒爲罷尚書都御史大理卿各一人用直議奪武臣兵柄削保傅銜及其祿三之一而竟誅杜且曰滿朝之人惟曾其孤立無黨致仕歸卒年八十一

楊必進

楊必進字抑之號南樓吉水人舉弘治甲子鄉試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選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爲

廣西按察司僉事擢副使奉勅整飭府江兵備去官二十七年卒于家年七十六爲御史破削規繩能彈壓人　武皇帝時閹人怙虐莫敢嬰觸進疏劉喜畢眞竟抵于法屢疏建儲巡狩及發諸隱秘事宸濠難作南都震恐進在江上急遣人以銕絙扼賊舟且授防禦策沿江諸郡而提督江防都御史顏某聞變宵遁進疏奪其官比論功安慶守備楊銳以進策上白會　武皇崩不果議長江有黠盜積歲捕治不得進出計擒之至則語之曰若能爲我靖羣盜乎當貸若命遂縱之如是至再盜復見擒謂邏卒曰吾何面目

復見楊公凡二十人皆扼吭死嶺南猺獞峒居險阻
多賄士吏爲耳目士吏既不用命益蔓延不可制會
兩廣聚兵攻古田鳳凰寨三月不下進猝至其地閱
獄出囚之壯者二百人許其自效陰部勒之使分籌
火自間入諸囚攀木仰登出寨後焚其巢諸司夜見
寨火爭踴躍相賀及明見諸囚出詢故始愧謝不及
益進未嘗與軍事也功上獲厚賞而都御史蕭琳因
以府江兵備薦自古田告捷諸猺轉相傳語畏進如
神進以爲府江箐峇道遠不可驟以兵入馴虎兕要
必有誘之者首以恩信結其心始諸猺疑其言又冀

有以緩禍間出數十人嘗試進召之堂下言語嘔嘔比遣歸遺之醪肉或幘巾其後稍稍率諸猺婦來見進既與夫人計令諸猺婦入見夫人又食以糈餌以少針線女紅分給之諸猺婦出其夫咸感激誓死不敢背德於是得其死力以爲鄉導岑猛之變畏進且至先納金三十有奇求解進寄囊金公帑而佯諾其使意欲以此鈎猛而忌者疑有所泄遂被論去當其往來田州見南平村迫於盜停車徒步相地勢令築連堡自衛分地刻期踰旬而成土人以楊公堡呼之

周煦

周煦字啟和號弓岡吉水人父諱棉雲卒之四十六日煦始生母許年十九即厲節孀居煦方年六歲頴異絕人弱冠有文名弘治甲子領鄉薦許疾侍衣不解帶祈以身代迨卒號泣幾絕斂葬咸如禮在禫不御酒肉食必哭曰吾母苦孤孀天或少壽逮吾祿養茲棄背柰何正德辛巳登進士即疏母貞節於朝母終年四十九或疑格於例 上特俞賜旌隨授行人三年授監察御史清戎雲貴適土夷犯順過雲南會城時巡撫闕煦檄總鎮三司長守巡指畫方略一時討平事聞 璽書奬勵尋刷南都卷既畢事掌院誠齋

汪復以東廣煩之行曰吾送福星入廣也未代陞大理寺丞轉少卿歷都察院左右僉都左右副都御史七年風節如一日嘗署院事適權貴犯悖事下院煦直任無撓獄詞出其手或危之竟得 俞允嘉靖二十四年卒于官忠信孝友痛母許抱節以沒在貴顯時衣食少涉丰美者流涕却之曰吾母未嘗享此也著三窮圖備述先世孤苦以有今日

呂 翀

呂翀永豐人登弘治進士正德初任刑科給事中以忠諫獲譴受杖闕下時 武廟即位踰年宦瑾恣亂國

柄擅威福以劫制天下驅逐不附巳者于時内閣劉健謝遷輔導　孝宗致太平受顧命榻前朝野頼之同日罷去臺諫相顧莫敢先發翀一夕草疏上之人服其敏及讀疏詞氣剴切事理明盡罔不感動有泣下者于是傳錄風行四方瑾嫉之甚翀是稍有論列者既而留都臺皆有言瑾大怒矯詔皆逮至京并獄治妄言罪乃痛捶于廷槩除其名瑾伏誅乃起爲雲南按察司僉事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聽訟明決屢伸寃獄士民稱訟西番僧奉　旨迎活佛所過有司望風迎奉沿途騷然人無籍竄入者迨千人至蜀索

崖藏銀以萬計未有處會　武宗訃報瓛時司臬事謂茲髡獲罪　先帝所過殘害新政必誅宜急收之或欲減其所索銀物縱之出境瓛獨勒兵擒其首惡置獄中請　旨俱逮至京遂正其罪灌縣江都大堰圯決淤蝕數十年軍民受病瓛奉勅往視疏濬淤塞鑄鐵為梁以捍上流灌溉千萬餘頃俱為沃壤蜀民大悅稱呂公堰天全六番賊寇淮茂等州兵憲吳希由以失機待罪撫按檄瓛督軍士時聞賊有神術先知故官兵未至輙逃去潛伏要害竊發屢敗我軍瓛擇指揮何定授以方略刻期進兵遂獲渠魁餘黨悉

平紀功申奏　詔賜內帑銀兩段疋內閣楊廷和姪舉人楊愷倚勢殺人狎按其大罪十數事抵於法楊以書請貸其死竟弗從嘉靖二年春齎表入賀萬壽卒於途嘉靖二十年本縣祀入鄉賢祠

歐陽重

歐陽重字子重廬陵人弘治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又改巡撫雲南居官刻厲謹約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為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故自入仕以來未嘗一日不治事亦未嘗一事不守法法有

所在即朝儀曲爲解宥不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
爲隱忍不能并始爲刑部逆瑾擅國百官除拜必詣
私宅叩頭如廷謝禮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拜以序
班重獨不往瑾敗其黨張銳以他事中之下廷尉索
瘢不得還職安銓之變重奉命入滇銓授首上以銀
幣勞重重謂前都御史傳以死勤事而身享其成不
可上疏固辭總兵沐紹勛與鎮守巨璫杜唐表裏爲
奸掊克境內重上疏劾之未幾爲兩人所中致仕去
復上兩人交構狀以爲佞人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
已非輔臣黨人顧弛前日黨禁復諸逐臣蓋已離滇

久矣不以去位爲嫌而以從政爲慮不以去爲辱而以完名爲榮云

梁棨

梁棨字叔車泰和人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時尚書魏源性嚴毅人莫敢近獨棨遇獄有疑者輒與之辨不歸於至當不已若蘇民倪阿雙坐同謀殺人稱寃在獄二十五年經十三司不能決部特委棨棨取成案閱其所犯坐減死由是名大著陞廣西按察司副使陞廣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一日他所洞蠻入柳州界刧掠人民男女官軍追及之以所掠男女悉

殺之以要功發知之謂其首師曰今後官軍但得被掠男女一人生者准功一級自是男女得生者莫計其數田州土官岑鑑兄弟互相讐殺經年不解時都御史馬公鎮守其地謂發曰此事非公往諭欲其二家帖服不能既至曉以大義洎申　朝廷之大法二人即扣首曰不敢不奉教即帖然服迫還二家各以黄白金共數千两爲謝悉却之曰得爾兄弟和氣如初爲奉　朝廷即是我受惠也及一女土官梗化與巡按御史侯爵偕行處治侯以風紀律之其徒擁衆咆哮不服發起叱之退徐徐以禮法曉之衆皆叩首

曰唯公之教是遵不敢更犯違天憲矣曰公何以得其心如此殆昔人所謂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者邪陞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述職 上賜宴禮部及賜襲衣旣歸以廣西與浙江歷任歲月通政九載赴吏部併陳年巳七十乞致仕卒著作有泊菴集行於世

鄒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賞試之拔爲第一 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

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于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往謁相與論辯反覆者月餘夙疑氷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生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赴職復謁陽明先生于越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從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姦擿伏人稱神明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

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于師服心喪三年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巳亥奉旨簡宮僚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荊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荅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

禮六館士祖慶得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當自陳
疏中寓交儆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年七
十有二九月中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
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集若干
卷行于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
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
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
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教
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
爽自慊自欺在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

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益之持論蓋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于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羅僑

羅僑字維升長爲邑弟子員有文聲是時弟子員拘制業咸有門戶牽綴試目窮年不得休息而南昌張

元禎以道術鳴儕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自
是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爲言乙卯舉鄉試巳未舉進
士癸亥授廣東新會縣知縣巳巳内召補大理評事
是時閹人劉瑾擅王命用淫刑遇歲旱上封事其略
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今旦夕齋戒而雨澤尚滯
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巳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有
常度故賢妃有鷄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詩今　陛
下日昃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承大業矣宰相諫
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太深誅求太急盜
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臣噤不

爲語安得不致壅蔽爲大患哉是以黥劓之刑上於
大夫寘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忠藎置之行伍
潘蕃謫遠幾無生還　陛下置而不問是豈勸大臣
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懲罪今
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之所不忍也詩云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
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
乎時瑾肆虐立威疏上瑾將處之極刑大學士李東
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是御史凌相上疏
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遏氣燄於方張君子之

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
告歸巳卯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
僑居守吉安濠既擒王奏功疏僑名而前後臺諫亦
交薦辛巳　世宗即位有召旨就道數日檄至陞台
州府知府布衣張尺賢而貧延之上坐訪民間何所
疾苦尺具以所聞對乃爲尺置僮僕給侍戍衛食倚
各郡餉前守漁其中即溢取齎出之入覲治裝咸苦
民僑首除羨餉而覲行自給無他與於是吏部上天
下守令殿最以僑第一賜襲衣牢醴旌異之癸未二
月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鏌奏擢廣東布政司左叅政

八月以故事引年得請既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潛心錄探索理道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事東廓鄒子講學青原山中時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居喪不廢業儒獨以為不應古禮責以書九月五日卒

賀鈞

賀鈞字信夫廬陵人正德丙子鄉舉性敦厚端謹居父母喪哀毀苫塊三年家人嘗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為麗水令除苛弛刑而重德教見上官不能俯仰隣郡內閣張方赴召馳傳絡驛鈞獨不一見改應天教授日與諸生講學必依於孝弟忠

信聞者畏服贄儀悉卻之有強之受者則曰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卽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友誼今乃復見又嘗自捐俸以賑寒士南宗伯霍渭厓聞其賢深加敬禮贈以文稱其辭不飾以屏僞禮不縟以崇質俗不諧以自立儀不炫以衷乎誠求自得而無外羨云所著有龍岡摘稿子經舉進士官至廣西按察副使解組歸乃執贄布衣劉兩峰先生之門士論高之垂老益勤蓋能承其家學者

戴冠

戴冠字仲鶡號遂谷吉水人由進士授戶部主事憂國用不足冗食者衆上疏曰臣聞立國以仁聚人以財　祖宗以來百六十年倉庫積蓄未見其有餘軍國經用未見其不匱海内虛耗物力頓屈今宣大陝西諸邊數有警報戶部運送之使相繼告急之不絕加之北直隸河南山東徐淮之境水亢爲災小民逃亡不知　陛下亦嘗少念及於此乎臣惟古人論理財皆務去冗食臣見京師勢要之家子弟家人苟竊爵賞錦衣官屬萬餘次者係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實皆國蠹昔國家漕運每歲四百萬所入

足供所出尚有羸餘近年水旱相仍所入不及前數而歲支過當槩計此輩所費三分之一　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此蠹乎又曰臣聞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于戰陣今一遇有警便遣京軍彼居則惡其奪食戰則恐其奪功烏肯盡其死力虜退京軍掣回矣宣府兌調官軍三千餘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肯從不知　陛下何所顧慮而不從此乎又曰臣聞　天子藏富於天下者也若務鳩聚爲私積是匹夫商賈之計比年逆瑾既貶所籍財產不歸之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

局外有部司不知此庫何所用之疏　上大忤貶廣東烏石驛丞居七年種蔬自給益肆于學嘗赴廣州夜行海賊入舟冠惶懼投水若有人捧出者三乃獲生嘉靖改元起戶部員外半道陞延平知府延平幾一年適當入覲冠弗治行一日肩輿出城隸人問何之曰直從北路歸爾一郡大驚其廉直如此尋改蘇州數月拜山東按察司副使提學未履任遭父喪服闋卒

歐陽瑜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自少端慤鮮嗜慾從陽明先

生雅見器異將别請益先生曰常見自巳不是此吾六字符也瑜奉令承教終身力踐之既舉于鄉歷數科不就公車曰有老親在王天下不易也丁外艱守制不處内者三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號不爲動服闋授通州學正萃諸生講論剖析幾微及門之士多所成就值州守缺署篆數月雪寃抑奬良善輕罰節費民甚安之陞南博士去通士立碑紀其德政比至南雍大司成松谿程故重之與爲忘分交瑜又以所學授南雍士如其在通州尋以博士被内召入京不見權貴或諷以薦賄可致清要曰吾平生所

學謂何竟得南大理評事涖任釋大冤十數尋晉本寺正陞雲南僉事起艱補廣西清積牘逐娼優禁龍舟寄捕眞盜釋冤獄二十餘人所至相與尸祝之尋奉勑整飭左江道兵備南寧土官故驕悍爲地方患然善伺上官意指一中其餌遂束手不敢動而獨不能伺其隙以故慄縮不得逞其私未幾陞四川叅議遂拂袖歸山在官二十餘年所士民感德其去也莫不哭而送之以至誠待物不設城府故雖無赫赫之名而思之者久益不置既歸壹意講學以興起後進歲時會聚雖隆冬盛夏無不赴其所開導力守師說

不為奇僻語至其謙虛受人則後生來學有所陳說亟稱賞不容口性寛厚鄉人或侮之至詬辱絶不為校其自持甚堅少時或有欲敗其守者誘致妓館中鑰其門去瑜燃燈達旦動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具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敗瑜守者啟鑰視之燈曈曈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乃媿謝陸宗伯稱瑜宦遊廿載恒產不及中士年九衰守身恒如處子益得其近似矣至其好學不倦拳拳焉開示來哲視民瘼若痌瘝在身而言之惟恐不盡斯益其大者云

毛伯溫

毛伯温字汝厲吉水人娠時毋晝見寶塔色相俱備稍長輙有異識正德丁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辛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某用賄入爲大理卿温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率廣額外羨且舟車耗息幾埒正算籌校釐正必復故常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遣必親校勘如均徭大戶皆酌丁税爲準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訐御史得罷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府中爲奸利温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甘戕我將甘心温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

朝食昜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　天子法官也吾何敢温哂曰我固知無是事聞公在山東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訐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旣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校淩官吏虐民一繩以法仍請詰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諆寇不可弭温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

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㦸黨賜勑加俸辛巳　世宗即位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奸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汙奏牘冀得易辭温上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忠使　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　陛下即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太監蕭敬韋霦同惡相濟默與貪緣葢其利害相關欲與掩飾臣謂敬霦不誅恐明詔不信於天下也疏入中官爲之屏氣壬午擢大理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

夏寧夏北隣套虜侍兵爲命首罷衙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檢屯田沒於河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禱於神仲冬始霜歲大熟未幾大獄事起以温嘗在大理例當坐論未受代宗室以下三十餘人上疏乞留不報戊子罷職歸壬辰九月用薦者復起奉勅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未行十月改提督薊州等處邊衛巡撫順天未上十一月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詿誤復罷歸丙申 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 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

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溫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史召溫起復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庸篡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脅從交酋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略不可不圖謹上六事以廷議不果行有旨理院事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命勑提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攏勞費千萬溫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仰昂工作易就　上聞之喜賜綉囊銀勺各一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上五事欲均管轄以便行

事處錢糧以濟急用備官屬以供委任破常格以作
銳氣懸重賞以激人心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己亥
春　聖駕南巡慮宣大諸方切近畿甸勑溫總理整
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溫至邊簡將帥嚴間諜峻關
隘增斥堠均犒賞而諸邊靖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
以守望往年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參將賈鑑不能
和拊士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溫謂
昔之僨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於是即
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
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

二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虚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八月 上決意南征加温參贊軍務九月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庚子夏至廣徧求計畫安南者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晭爲陳暠等所殺晭無嗣國内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𤩪等告變且以黎寧爲請登庸懼納表乞降 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 勅温得以便宜行事沮視誠僞爲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釁取故地郡縣之温旣廣集羣策遣

人宣布　朝廷威德反覆利害夷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欵者甚多溫懼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　朝廷曲赦其死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制辭極悲懇溫念南安罹禍已久　聖天子全覆宇內不忍一夫失所乎其搆亂豈以貪利土地爲心且窮治大寄非羈縻遠夷

之道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
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命遣姪莫
文明代詣　闕下溫爲疏請　上從之以登庸爲安
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瞭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
氏之裔館之他州進溫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
明年八月促入院九月自陳乞休不允壬辰正月至
京師辭免進秩　上慰諭有加溫益感激舉時弊當
釐革者列爲入事意以近世刑獄任情民多寃死官
司上下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剝民爲供張鈞取機
利御史旣不能辨奸僞日肆貴賤化習風靡俗流漸

不可長請一一覺察如制　上報曰民不得所皆有司貪酷所致御史舉劾失實都察院不嚴考覈吏部不公黜陟給事中不能糾正國家何賴焉卿言切中時弊其令所司務實舉行是時巡按遼東御史胡某縱左右受賄温劾罷之　朝廷紀綱爲之稍振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温覆議以上虜嘗越三關畿輔震恐温以都城無郭恐一旦倉猝無備欲倣南都爲輔城以衛軍民疏上不果行十二月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賄厚薄爲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輙假科條没入軍士衣糧

朘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衂溫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効痛禁抑調發以杜倖門已而奉勅提督團營軍務營内丁耗方議招募溫上言兵貴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豎游食緣以括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夫退無必死之患進有不測之危孰肯冐鋒鏑以致命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斬以徇首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親軍衛士多勳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溫鋭意清汰怨謗日起不爲動溫善任人有所咨詢虚已相下

卽厮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尤轉不少執各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遣發無遥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滿考進光祿大夫柱國十月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得罪溫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二月卒壽六十有四

王恩

王恩字宜學泰和人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而舉于鄉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手書矯輕警惰于座求信國文公像奉以出入及遭外艱葬祭不愆于

禮正德辛未第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
同列獨不爲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所不能
悅人以美辭而昧是非吾所不敢先達嘉其志甲戌
秋上封事以爲　孝宗敬皇帝之子惟　陛下一人
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　太廟孝養兩宮總攬
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維是
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忤
旨貶潮州三河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
闢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
虔檄使贊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趣

時長才堪以濟用思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尋寧
藩變作褰裳宵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庚辰再
入潮請業者益盛隨材曲就語亹亹不倦諸生傳錄
而宗之正德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復其位秩
於是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庶人功帶
支九品俸預修　先帝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
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與同
列疏諍不報既而文端公塋有水患得請改葬七月
之望復預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十四日遂不起嗚
其居不售無以爲殮公卿寮舊相率賻而殮之以歸

年甫四十有四

趙可與

趙可與字令中安成人在襁褓乳媼不戒忽失手墜江中頃之浮水出不死聞者驚異甫九歲即善屬四六開老彭文思亟稱許之長乃從尚書趙莊靖游得三傳宗旨正德癸酉領鄉書再上春官不第授蓬萊教諭蓬萊海上邑無逢迎而山海與奇可與益肆力問學勸勵教事攬擷之暇發爲文章閎肆淵博方伯姚鏌見而偉之辟修齊魯通志已復被聘校文關中簡櫂皆名士故事校官歷六年得復會試乃當路交

虞之居四年以經明修行徵擢兵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甚爲尚書遜菴李幸菴彭所重諸大章疏多出其手旣而擢守三衢衢人多魯士先衢學毎行學令諸生横經質難條析疑義人人解頤已復選五邑之雋就正師資而躬自課督科甲斌斌在列在郡時多異政尋轉福建都運時御史綦見可與伉儷守高不爲屈甚嗾之誣可與陰事事白當復任乃遂懸車在林下垂三十年壽七十有七所著孤樹裒談青石遺稿行於世

歐陽必進

歐陽必進字任夫吉安人正德癸酉鄉薦丁丑進士觀政兵部同舍有癘疾者門無轍跡進視其藥既而視其斂人自以爲不及初授禮祠祭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河南叅議四川副使廣西叅政浙江左右布政使撫治鄖陽撫應天督兩淮運督兩廣軍務晉留臺晉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刑部尚書復改工部陞太子太保加少保乞歸不允轉都察院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致任中外四十六年越二十二遷云禮部曹分祀之議進䟦稽典禮引據切當其毀淫祠清尼僧少者有家老者不奎於無歸太醫

冗員盡汰之藩臬時河南運官至京師賃屋每八十金乃買屋一區以待運者自是歲官運至如歸左右轄時淹淅中五載而清問馳薦章七上撫治時有殺人棄之道傍者一婦見捕卒過急入而扃戶遂執婦人至訊之庭不勝痛楚而自誣其夫獄成進獨疑務欲釋之懸賞竟得殺人者有稱禮部差遣儒士者結巷武當爲國老祝福又大刻於崖石動多踰分衆以其怙勢率曲事之令毀石逐道士人快之蘇松饑賑卹有方而活者衆縣官有盛供張者竟黜之劾郡守與巡院異巡院以是得罪圻甸懷之兩廣軍餉舊類

解軍門令入梧州庫而移文動支安南内亂其族目
莫中正率衆來奔逆黨范子儀謀挾之以爭立因誘
海東諸蠻殘州掠地者數年軍門出兵擣其巢先是
料賊窮必遁約交趾而遏之竟如其算黎獞毒珠㕩
乞師奉命討之前後斬獲數多面縛者幾千人不二
月班師奏功旣而南丹州官之族僞稱岑葦串田州
目逐主母𡨥氏乃誅之田州寧夷民生祠之縉紳先
生有爲夷民勒石而祀之者曰兹一舉有南顧之紓
有死事之恤有除暴之猛有存孤之慈有辯僞之明
初爲司空仇鸞正專擅請造邊地營房造銅人面軍

器抗議折之遂沮前後大工逢鼎革之會値建置之難竭心力受　上隆眷賜賚雷古和論於朝曰仰體聖衷下悉民隱酌物料寬人力禁科擾裁耗冒供輸估値之類不畛域不膠柱至於量才分任虛心以責其成或變出叵測有震撼駭愕之狀則又相機揆策委曲求濟而有假公規私者毅然持之陰伐其謀求利國家不爲身謀爲太宰風裁凝峻袁給事洪愈論爲太宰者耿御史定向論吳太宰者皆拔之會夏旱詔大計在廷之臣進奉　命簡其不任職者十數人即日大雨既而又拔其淹滯者若干人薦其可用者

若干人下至諸小吏凡有黜陟惟公論是視士夫翕然稱之　上亦以老成端愼褒焉爲太宰僅數月會禮部湛尚書若水應贈謚以題忤　上意上怒令致仕歸隆慶丁卯九月初八日卒所著有白雲山稿

王時柯

王時柯字敷英萬安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由行人選河南道御史嘉靖三年以議大理廷杖爲民卒贈光祿少卿

周仕

周仕字用賓號草岡江西廬陵人由進士嘉靖壬辰

授平湖知縣剛正嚴明介然有守事上官不阿亦不避強禦詞無妄受受則幽隱畢撤是以少訟尤重學校士民至今思之奉母氏至孝母終扶柩登舟徒步數里哀號不輒送者多為之墮淚後令句容尋陞工部主事

曾　翀

曾翀字習之泰和縣人嘉靖八年進士由南刑部主事改河南道御史劾冢宰汪鋐與薛宗鎧同下錦衣獄杖於午門傷甚見者揮涕慰藉翀神色不渝徐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越日而死隆慶元年贈太常少

卿詹子入監

彭　黯

彭黯字道顯安福人嘉靖癸未進士授祠祭司主事改光祿丞陞少卿遷太常兢兢職事不敢懈陞僉都巡撫山東適妖賊猝熾乃先以撫緝剪其兇渠遷副都御史撫河南河數徙其故道爲灘田沒於王府者盡括之官歲得數十萬頃之入以代虛稅至其疏處歲祿則極其寬厚周詳貧宗德之擢刑部侍郎會王聯獄起株連士大夫至數十人委曲奏貸多從末減轉兵部侍郎巡撫應天值倭寇迫太倉兼程趨蘇

城門晝閉郎下令盡開諸門以納奔潰復制機宜爲驅勦計先後擒斬千餘級陞南工部尚書月餘寇復至言者反咎以先事激變觸 上怒逮 詔獄罷爲民以歸比卒人莫不哀慕之

曾于拱

曾于拱字思極號魯源泰和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晉副使參政歷左右布政擢太僕卿以病疏歸薦補南太僕擢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致仕爲副憲時川東隣酉陽石砫縣中諸夷甚爲邊患氓苦籌畫撫循氓夷兩安天津燕薊重地兵務日

弛賓客廩至供臆煩劇因剏爲規曰飭兵戎以壯威嚴守備以防患抑胥破以淸郵節迎送以甦艱著爲令齊魯間勾補間左株蔓莫可窮詰白御史檄所屬諱發之民得免勾扳之苦其藩閫也當倭訌諸道兵雲集餉弗洽輒脫巾以譁蒿目焦思百計取盈假剩俸括羨鍰士各宿飽居嘗謂平賦均徭莫善條鞭弭盗安民莫善保甲移風易俗莫善鄉約故所敭歷之處必舉行之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劉遇

劉遇吉安萬安人爲人好潛素惡褻媟卑鄙語或觸

之如避穢臭於財利澹然而事毋李孺人以孝聞李瘓而瘠遇寒輒甚週十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及有室猶晝夜侍榻前孺人卒哀毀動人有友人子弗順避於野一日忽邀週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宜死柰吾父何公仁人也敢以死請週許之明日子果死週爲治其喪葬數年友人死亦如之嘉溪李具顯病且死慮其後盡籍其田廬屬之週曰吾與君昧平生又居相遠力不逮柰何顯泣曰小人知公公乃不幸憐小人耶週不得已諾之每歲行跋涉經紀其家有梁士誠者廢疾人也待妻以爲食遭誣訟將鬻妻週聞

而憐之以其金畀焉諸焚券巳責者甚衆晩聞越中致知之學肫肫服習建梅陂書舍以待學者後談學者言徑超頓悟陋持守羣然和之迺兀兀衆中獨求寡過若巳詘然巳而言頓超者多躓困自愧屈而迺一未嘗自多聞人過爲亟掩未嘗出諸口也可謂篤行矣